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

十七

□ 13
1406
17



1406
17



則陽節

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進趨也言已不為東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相助消者言荀進故德薄而名激也東鳩之喻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也聖人淡然而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樂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羞輕爵祿而重道德然坐忘不資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與之為娛不以為物自若也樂物保已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滯斯欲和矣豈待言

則陽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七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林肅齋云此篇多有精到之語却與內篇無異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獨鷺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屋宇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

乙

我並立而化望風而靡使彼父子各歸其所是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款其釋楚主而後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臣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其為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容而入之夷節自謂其不能入而其所交固已真其於富貴之地相期以消言其德不長而見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賜在夏而反風平冬言求之無得也楚主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挽歎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挽君之正唯正德能挽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

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其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賜者反冬乎冷風夫楚主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入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問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

貴爵祿不足以為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化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楚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問所施无膏肓之梅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憂矣閱休之為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

方註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原已隨人而入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為衣賜者遇冷風即反而為冬喻楚主雖沈溺於利欲之中得入誘掖之亦易也挽屈原之佞人則以佞詞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為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

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獨音觸 獨音謁

林鬪齋云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存則

陽於王未用而歸也此予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歎其自悟也無德而有知不知有大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心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為善乃相率以為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

父子之宜於他人並立而化為
父子之親也彼其乎贊嘆而
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
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
也此予空也以上說公問休夫
夷節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東
節夫東者至其孰能撓焉說華
王故聖人以下以說從公問休
上

江註東者必假衣衣雖厚亦若
春和而凍解也喝者必頌風之
雖冷不若冬至而喝消也慕用
者必假資於推門推門雖利不
若枯退者之自貴也以楚王之
勢奚曾凍之寒喝之熱而顛冥者
彼且厭之豈能得志哉故曰待爾
休蓋規之也

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喝者得風則其冷如
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
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
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
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
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
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
佳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
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

為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
之為娛其於入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畧無窒碍
以自保其真為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已有不
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伏書所謂
如飲醍醐是也目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
故曰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
子也此下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
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
居而其所施一本於閒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

可間其所施此言其在冢在鄉各得其和也其
 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遠如是或
 蓋謂公閱休之心若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
 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佞人也彼亦
 好進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取此鄙
 薄夷節之意也

陸方壺云則陽姓彭名陽歎
 因夷節以見楚主弗果見而夷
 節歸復因王果以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孫閱
 休休楚之賢人也冬則獨驚於江夏則休乎山
 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予宅也言予之所安若
 此蓋公閱以恬退為事而則陽嚮進不已故王
 果稱道其賢意欲使之自悟曰是人也夷節已
 不能及矣而况於我乎然我不唯讓德閱休抑

且難比夷節之為人也雖為恬退之德而有
 于進之智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滑和以
 神其交則其氣味之所薰又將顛倒於昏味富
 貴之地非徒無益實相損也故曰非相助以德
 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言人苦凍而無衣則暴於春陽而自暖傷暑而
 成暍則披於冷風而自寒人有不足之病者非
 造化不足以移之聖人之化人亦然也請言
 楚主之為人其自處也嚴而峻其處人也刻
 而猛非有辯才正德誰能動之佞人下正德二
 字甚有分曉蓋當時之人以佞為賢加以正德
 則為有用之才而不和言楚主凶暴必非常人
 之所能化故唯聖人有善世之用進退隱見無
 所不宜是故其窮也能使家人忘其貧而其達
 也能使王公忘其貴其與物也樂舟之群而無
 有乎猜忌之心於人也樂入之通而無有乎自
 失之意其和氣之所薰蒸有不飲而自醉並
 而自化者其於國於鄉有如其者彼其歸而居

○聖人一節

謂達網繆所謂玄通也周
一跡無內外而省洞照也不
其然而然非性而伸搖者自
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
然也以此非赴名而高其迹
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
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
鏡也鑑物无私故人美之夫
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
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

乎家則父子以正恩義以篤
其所施有離之之美而無鳴
之心非彼人心之噪競者何
人心若是其遠也於稽其德
待其人而與之以見楚主則
君下助於友美之人也豈予
二不若詞語
婉媚可諷

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
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
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知之
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
與不知聞也亦聞來即鑑之
終若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
廢也性所不好豈能久矣聖
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于物
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
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為芻
而道合於愛人故能无已若
入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非
之所安胡能久也

目人心網繆於事物不知有
一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
見我外不見物之我為一其
休固周矣矣而不知其所以
若止於性而非外淫也彼余
屬根搖作若人也雖靜而彼

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
入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入也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入也終
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林屬齋云網繆者陰陽造化性來相因而不已
之意一體者精粗合而為一也聖人達乎造化
之理而窮其周徧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循乎自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搖
作即動用也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

不害乎揚作是以終日言未嘗
言終日為未嘗為凡以天為師
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
以自知為聖哉人從而愈之取
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所
行如馳無終時而有止也若之
何而所以至於此乎生而羨者
人亦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
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
其可喜終死已人好之亦無已
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
人亦之名告之而後知其為愛
入也若知亦不知聞亦不聞其
愛人終無已人愛之亦無已其
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
而有所加損焉

然為主故曰以天為師金之者稱名之也以聖
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
而余之也憂乎知者以入之私智其憂萬端多
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
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
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
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
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妍生於醜若不
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矣有妍媸美惡

分別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
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
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因鑑美
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
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之性矣
○陸方
虛云此
言聖人及性致命之孝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故其達綢繆以盡一體之愛者似乎有心而
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勉焉而為之
也夫性根盡於命者也及性則致命矣故聖人
復命推作而以天為師播作即動作之象天普
萬物而無心聖人師天亦愛周萬物而無情是
謂天師以為天師則聖人者天之徒也謂聖人
為天所也而後曰人者因其有形而命之也其

實聖人也天也一也然聖人師天庸人師心故
 嘗憂乎知之所不及者以百事而作萬年之計
 不知百年之中所行幾何我方欲行而時其有
 正時即所謂生死之期時其止矣我將若之何
 哉不若師天而順應之為得也有生而美者不
 自知其為美也人與之鑑又為之告知若不知
 也聞若不知也然而其美也不以不知不聞而
 遂失故其可喜也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也亦無
 已以皆自然而然故曰性也以喻聖人愛人亦
 不自知其能愛人也人亦之名又為之告而聖
 人知若不知聞若不知聞其愛人也終無已而人
 之安之也亦無已大抵天下事忌有能所有能
 所則非自然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緇入
 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

○舊國一節

前言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緇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

暢然况其休用其性也我眾之所習雖危然閑况乎人無危乎丹相氏古之聖王也居處以隨物而物自成也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且去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所以常不化也夫為者何不誠舍其所為乎唯無所誠乃得師天師天也夫未免於物矣足事於師天也不足於事况又下斯耶火至於天始物都无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為焉任其自聚非圓之也縱其自散非離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澤之所以各歸於物而功不在已各法者已過之迹非適足也故曰雖然無心者寧流於群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仰思仰慮

仍之臺縣衆間者也丹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俱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物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恤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後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畫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

慮已矣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
寂然不動應感无窮以轉万物
之自然耶容成子曰除目無歲
今所以有歲而存日月者為有死
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自之
計除矣無及我則无内外也

曰望鶴而暢然人之情也雖
陵木緝金狝之暢然亦不忘其
本而已况吾之所以見聞者
天地並則為吾之國都又久矣
而見之聞之狝以十仞之臺懸
衆間則無所不觀其暢然可勝
道哉衆間謂無人之處環中運
轉无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无
所為是以無終始無死時也况
謂計數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

歲無内無外

林慮齋云又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
意言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
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緝合比之昔日十失其
九但有十分相似處狝且暢然有感而况求道
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
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伏氏所謂本來面
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
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

為而不舍之其行恒无
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
物皆殉其以為事而已聖人者
未始有天人始物也惟行不替
倫而不血所謂獲命攝作是真
師天者所以舍之也湯得司契
主謂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
恒之修主謂御者心正所入者
道恒則道之久此皆以天為師
也唯師之徒而不固於物又得
隨成為之司其名則之名竊法
得共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
隨吾之成心非有為之者之名
也其精為道其竊為法見其名
之所再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
為兩見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
未始有思慮執為未也故仲
尼尽慮為之傳仲尼悲傳湯也

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
且而况古之聖人以塵中無為自然之理隨萬
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伊環空中之物虛
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
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且與物化言與物俱
注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
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倍之人何不棄
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師天
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

隨成則冉相氏之所澤者以是知司御寺名為萬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无外則不知有宇唯及慮者足以无災

徐註湯澤其司御以下三澤其三為之自相呼應如此者處乎可通黃帝俞容成造歷故其言曰除日无歲解者以容成為古聖人非也

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於為事則未如之何矣總有為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為也天無為也非唯無有為之迹亦併與其無為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迹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唯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入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行俱備而不著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泯齊物

論曰以言其老漁也漁者泥着而滑溺之意也與道為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為司御又曰門尹登恒皆是做此詭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為師而不為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囿湯之無為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為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為之

司其名言湯無為而尹有為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許多有為之名也之名即此名也贏餘也剩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剩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為二也有心於為名則不得其渥然之一者故曰泝其兩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為奇特而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為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歎為伊尹之事也此是說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為一歲逐

自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且不可謂之歲也故曰除日無歲此一旬說得盡是奇特老子曰數軍無車亦是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

○陸方虛云夫入之情莫不喜於得見聞而還舊觀故舊國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在陵高下草木簪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而况見如所見聞如所聞者乎喻諸其暢猶以十仞之臺而懸衆間蓋也十仞之臺之至高者也臺高則無所蔽虧而音聲四達衆間即合止祝敵笙鐘以聞之聞所聞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自便如哉當必有異常者矣以况聞知者不若見知之為真影嚮形似者不若心領神會之為切也環中虛靜無物之處真空之本体也得此以隨萬物

之成則無始無終無先無時日身物化而彼一
 不化者以為之樞紐蓋亦當念是乎舍之言止
 也止於其所則能止衆止矣冉相氏古之聖人
 也夫人皆曰吾復命搖作以天為師矣而不得
 師天者物皆殉則其為事也若之何哉蓋師天
 者無心而順應之謂也殉物者有情而私感之
 謂也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夫師天者未始
 有天也既未始有天矣安得有入非唯未始有
 天抑且未始有始既未始有始矣安得有物是
 師天者師其未始有而已矣是之謂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故每世循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
 盈替之言廢也洳如老洳之洳言好而深也所
 行之備言洳汝千變万化皆是順應而不深洳
 如此則既不絕乎物而又不殉乎物正與天地
 之心普萬物而無心者昭合而無間此聖人之
 善於師天也欲求合於聖人也若之何其合之
 哉湯武者反之而成
 聖者也故以湯立教

○魏堂一節

魏堂一節
 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
 矣人迹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
 內也今自以四海為天然計在
 無窮之中若有無也王亦當
 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
 大小俱不得無窮者計也雖
 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幾如也
 泥魏中之梁中之王而及爭
 執憐然若亡自悼所爭者細也
 辟狹一吹言魯不足聞也

魏堂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堂怒將使
 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
 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
 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於背然後
 拔其國忌而出走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
 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
 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
 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
 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
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
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
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
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
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
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
耳吹筦者嗚有所受也吹劍者
央无所受也

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
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
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
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
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
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
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

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
無辯客出而君情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
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
吹筦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
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下
吹也

林慮齋云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
刑餘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
役者以為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

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域也衍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着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為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戴晉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個故曰請多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為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

焉能辨皇州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為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辯言其同也惘然若有若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筦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嗚然之聲若以劔首而吹則一映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歆說仁說義說道說

理皆無所容其聲也

陸方壺云魏使刺齊以萬乘之君而為盜賊之事

故犀首耻之而願為之戰攻犀首官名衍其名也忌而出走言畏忌而走也秩擊也秩音折脊秩言拒抗拊背之意魏固非齊敵也而犀首敢為誇大之言以故季子耻之耻之者耻其趣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實績也故以築城為喻言築城十仞既已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又貽其苦於晉靡晉靡者城且春也今魏已休養七年矣罷兵息民以致王之基而垂成之績也而今復壞之何哉故曰衍亂人不可所也夫季子之言善矣而華子醜之者何謂其秩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其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皆不在所論矣王不知道故惠子以戴晉人見諭之以道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為壺小之喻以劇之蝸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觸壺則小之又小矣以倍眼觀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

孔子一節

剛註埋於民言與民同也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其聲銷損其名也其志無旁規長生也所言者皆世言而心在世人中隱者壁瓦水而沉也著明也仰以為存謂不如舍之以後其志其

不少天下下蝸也梁國一壺也奚以辨哉知遊心於無窮而及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矣於無窮無壺無人無我之鄉而忽起觸壺之鬪何其微哉宜君之惘然若有所亡也客出而惠子以太人誦晉人復為設譬吹管者秩有惠也吹劍首則决而已矣何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裹而有聲若劍首之環吹之則决然過矣不待有聲也今道聖人於太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為聖安得有聲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以有聲而况鬪爭之蠻觸乎太晉人正所以不梁國也

孔子之楚舍於蠓立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壺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

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遠楚也以丘為必使楚主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注視之其室虛矣

稷音擔

林慮齋云 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登臺者升其屋臺而望人也稷稷紛紛也

見孔子 未而登極者亦不與之接將徙而之也也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于民則不為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声消志無常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言無言而不能言與世違而不與俱將歛遁世而去也以聖德為入聞而人莫知從處陸而沉者以孔子之跡言之栖栖然以天下為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為宜僚則橫自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將墜地而不傳也昔微生齒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為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栖者非已也

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自理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鄰也藏居於此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沉不在水而在陸踰隱者之隱於市屢也言此人必為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著於已者謂我必知之者知也佞人多言之人也何以為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主而召之故逃去也

陸方壺云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有賣漿之家也鄰有未妻為入臣妾而與人登極者登臺垂屋也稷稷紛紛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稷稷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

而夫子曰是謂聖人僕言其有聖德而隱于僕
謙之中故曰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雖隱而
心則無旁焉其口雖言而心則嘗默焉方且與
世遠而不屑身彼雖觀者俱是陸而沉者也藏
於畔謂不南面而為君不北面而為臣又不與
主人分庭抗禮而為客唯自藏于左右兩畔而
供臣妾之役於他人曰埋曰藏深言其不自見
也陸而沉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不
入沮溺之徒夫子以市南宜僚當之前言宜僚
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註以僚楚之勇士楚自公
將作亂使人召僚僚不應勝之以劍弄丸如故
後自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久必有以
自守而不慕夫爵之榮者故夫子以之而律
是入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見失子以萬汲引
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知丘之知彼也往
見楚王必將厲王召之矣是則以丘為彼有德
者之遠彼人也唯恐其影响之不與而况肯我
見乎將無以存為而去矣子路性視之則其室

○長梧一節

○註 鹵莽滅裂輕脫未畧不
其分也齊功及其分無所不
至也夫道南滅以衆為之所
致也若各致其極則何患其
善禾稷歎惡傷正性形扶疎則
神氣傷以歎惡引推於當並漬
以下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
安可以不容其至分哉
○註 為道且損以至無為是
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
道天育性滅神亡情以衆為
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
易其其未非易謀內之欲惡為
權常外之薰葭扶禹形尋權善

已虛虛其室者挈妻子而去之也其絕人於世
有如以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聖不自見
而有道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
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
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
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
理其心多有以封人之所謂道其天離其性
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歎惡

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
可乎乎並潰漏發於下皆欲惡
為孽奪其真之所為也

楊註賦之不善日鹵莽苦之不
善日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
鹵之地必加功力呂覽耕道扁
所謂強土而強之也恭草莽之
地註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
不治其剛鹵不受其草莽是日
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耘
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
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
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芸者
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
弄其土而抑之又云散惠始萌
之時謂所以扶吾形隨即摧亂
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借讀

之孽為性在常蕪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
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
是也

林蘊齋云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
坡稼說實倣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飡飽
食也以衆為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孽
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猶在常也
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長如
蕪葭之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慾也扶

蕪葭始萌為句教誤也

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
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
也始者真性只為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拔而
去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為病故有並
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
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
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欲
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陸方虛云鹵莽
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膚拆也皆耕耨不善
之病來年交齊謂盡易舊歲之法而其報卒倍

栢矩一節

殺人大畜謂自以下事
大畜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所

於常終歲飽食封人蓋以治田喻政在子却借
其言以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
亦多有似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者適其自然
之夫也適其性者適其無生之性也滅其情者
滅其順應之情也亡其神者亡其心慮之神也
以衆為言多也故鹵莽其性者克治功疎物故
交雜塵靜之中忽起欲惡之孽為性荏苒
薰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荏苒薰葭皆蘆
屬扶之言助也言其性地荒穢衆欲叢生以扶
吾形則耳目口鼻充滿色塵尋擢吾性適其本
位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漏者發者潰謂
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擁腫膿血漂疽疥癩
則發也內熱則潰也濃膏則漏也蓋性得其養
則形神身之俱健失其養則形神身之俱病理
之自然無足異者
此便是鹵莽之報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
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奪其所
謂辱而致其所謂榮矣奔馳乎
夸鼓之間非病而佛若以知足
為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
不無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
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
之形性伸為而失失皆由人君
撓之至斯患耳故自責也及其
性隨地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
顯則省識為物所易則省識
其所任則省一勝遠其足力則
皆至民知力竭則以為繼之將
以避誅罰也主且與為士於何
許得其真平誰責言當責其上
也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至齊見韋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
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畜乎
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
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
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
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
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
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

國之矩蓋嘗在位者解朝服而
暮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
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訟在
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觀所病
不能輕貨財則民觀所爭今立
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
使之爭歎其不為盜殺不抵於
死豈可壽哉湯武以萬方有罪
在予一人以得為在民失為在
已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亦
之辜下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
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
誅不至異乎先王之意不識量
人力而務不能者矣民知力竭
不得不以偽繼之上出多偽而
歎下之不偽不可得也

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
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
士民安取不為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
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林厲齋云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為盜
莫為殺久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為盜
乎或為殺人乎莫為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
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
害為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

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
民不為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後入使之自困無
時而已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
名無利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失得正枉兩
句即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人之形有不得其
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
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匿為物蔽其物
而不示言而以不知者為愚大為難行之事而以
其不敢為者為罪重為任不量入之力也遠其

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而乃罰其不
 勝者誅其不至者在土之人其所出政令一日
 為於一旦且士民安得為乎強其力所不能必
 以為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
 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為為為欺為盜
 也又誰責乎三句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
 惟此一句意易明亦文法也陸方壺云夫欲
 窮則病作民窮則
 盜起治國治身之道則卑爭恬淡寂寞無為貴
 均之矣相矩老聃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於
 寡人之事為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以
 不復見太平矣夫天下有大畜而子欲先雁之

無乃為盜乎哉無乃殺入乎哉所以致此有由
 也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何
 以故太古淳質之時民不知有榮辱自聖人立
 之章服以榮之置之刑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
 之病於榮者有驕恣之失病於辱者有靡幽囚之
 苦是民之多病聖人致之也貨財不聚之時飢
 求飽棄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天之道分地
 之利以聚貨財于是乎爭祿于朝爭地于野農
 有無併之心士無推讓之行而民之有爭又聖
 人致之也故爭而不已必盜盜而不已必殺故
 無至以先遇亂源今也立人之所病者聚人之
 所爭者以操天下之太柄以謂吾可以以而賞
 罰利益乎天下不知天下之病者爭者下日
 甚於下日以就窮困而無休時故其不盜不殺
 安可得乎信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之為得
 也古之人君動必責己以為民本得也而我侯
 之使有失民本正也而我矯之使有枉舉天下
 有下物之失其則者皆退而反諸己如云云夫

不獲時予之辜萬方有罪之在朕躬古之人其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余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匿為物者匿其情以為物也物即所謂物采物軌之類豈不知其無用但以愚彼不識之人如以黃葉而止兒啼得其啼止便了不論其有用無用也大為難而罪不敢重其任而罰不勝天下有難為之事難勝之任今也魯不量人之才魯不恤人之私竭其忠及其情為子便欲其效孝為臣便欲其效忠臨敵便欲其死聞事必欲求其可功必欲求其成如是則天下之人誰敢向前誰能勝任因其不敢不勝而加以罪罰是人之有罪我陷之也遠其途而誅不至至如朝聘會同之期古者天子巡狩諸侯各朝於方岳蓋以道途遙遠恐有後至之愆今也省方之典不行故遠其途而誅人之不至則可乎是以人人竭知殫力從恐不足以避誅則以巧為繼之蓋以為人上者日出多為其下安所取則而不以為偽應之哉凡偽生于不足力不足以勝上

濂伯一節

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物情之變未始有盡无根无門忽然自尔故莫見唯無其生無其出者為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知者我知則其知矣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而侮不能用波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之任則偽知不足以供上之用則欺財不足以供上之需則盜偽也欺也盜也皆生于不足之故而民之所以不足非自不足也其所由來者誰耶故欺偽竊盜之行必於誰責而可信乎在人上者有所不得辭也

濂伯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誣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呂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訛之以非非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所不知則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今之所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万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每至望崖而反其疑也豈不大哉已乎已乎且无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非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為然未知其果大耶使人忘言以契之也

林蘆齋云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
年也然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為是耶此一則話
也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見之
取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
其所不知者乃為至妙此太惑之人也且無所
逃者言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皆
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何逃得然與然乎者後
辭也謂之然與而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
非與即此意也見衛靈公篇然與音餘
陸方
虛云大

聖人之進德也無已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然未化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無是非矣是知六十而化則六十者是而五十九年亦非也凡人之行其始未嘗不自以為是而卒訛之以非者蓋是在事初非在覺後今文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五十九年之非耶自覺其化所覺亦非如偃蹇竟曰化無可化忘無可忘覺無可覺無以可無方為空到此段文有拙中之巧李莊子者須要看得破萬物有個無名之始既曰無矣則其生也不見其根其出也不見其門非無門無根也但虛寂而有所不可覺耳故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不可謂大疑乎知之所知者知有目則能視有耳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超于形體之外者以主張維維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是必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知不尊於此而反尊於彼可不謂大惑乎哉已乎已乎誰能



○仲尼一節

○謂靈無道之謚男女同俗此無禮也以觸為貧而奉御之勞故博幣而扶翼之使不辱終此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款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象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肅賢言不憑其子靈公強奪汝也夫物皆先有其余故未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公之在已不亦每平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始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述此而獨為知乎明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意蓋如此既又自語之然與而復應之曰然乎始則自審而終則自決此亦并文之音者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上葬於故墓不吉

○謂謚法禮而不損曰又德之精明曰靈言衛君所為如此謚之為靈何耶意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先言召對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必同時太意從人事而歸天意去使然而宗自然時如此謚喻耳

上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林肅齋云畢弋取為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公何也言未足當其惡也大弢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地也猶今言召對也搏幣者執其贄見之幣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

方註 大發伯常騫則以人論之
徐帝則以天論之也以天論之
則雖名謚固非入之所能為也

焦註 濫浴器也

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知焉此段
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又大發與伯常
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憑其子者其子孫不
可託遂為靈公所奪也憑托也

○陸方壺云天
下有稱實之名

有無實之名有前定之名即李衛靈公之得謚
者而規太史大發以為因是言靈之謚本無意
象但因衆人之謚而是因是與齊物論所謂
因是者其意頗同此無實之名也伯常騫又舉
丁端謂於男女濫浴之時而佚有禮賢之敬是
人欲橫流之中而良知之天徒有覺悟夫是以
謂之曰靈此稱實之名也徐帝則言公之葬沙
丘也下有石椁焉洗而讀其銘曰不憑其子孫
靈公奪而埋之則公之得為靈也不待於身故
之後而已預定於地下之銘矣此之謂預定之

知問節

節註 太人無私於天下則天下
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太人之化
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人得其正
故民无遠心化必至公故主無
所執所以能合九里而并天下
一萬物而夷群異也殊氣自有
故能常有若木無之而由天賜
則有時而廢殊或自有其才故
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
武者自武非太人所賜也若由
賜而能則有解而關矣豈惟文
武凡性皆然各止於實故無為

名也畢也者田獵之器不應諸侯之際言身諸
侯無交際也進所搏幣而扶翼謂於濫浴之時
史魚進御公恐賢者見之故進所搏之幣扶而
翼其左右以自蔽也不憑其子謂以地子孫不
是憑藉將有靈公奪葬蓋古
人多有識詢地下之名是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
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
以為同散同以為異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
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
丘山積卑而為萬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
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至而不執由中

實各自為故无不為時世有變
无心者斯順禍福淳之流行反
乘也於此為於彼或宜各自
為其所是不能同也正於此者
或差於彼比于大澤無棄材也
規乎太山合異以同也言於
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
正於方况無數之數謂道而足
耶物得以通於物無私而強字
之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
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耶今各
之辨無小及遠矣故謂道從未
足也必在乎无名無言之域而
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止也

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
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
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
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太山木
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
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
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

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
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
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
狗馬其不及遠矣

林慮齋云

聚并為丘聚丘為里故曰丘里下里
之中有千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
以為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
異以為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為異物各
則一理也合百體以為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

註命姓名為丘里異為同也
散丘里為姓各同為異也非如
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
也百休莫非馬指之不淨馬立
百休而謂之馬譬大人不以其
大全視之則所謂大者亦不可
得比以丘山江河所以為大之
至也故自物觀之万物莫不備
於我則自外入者有主於中而
不執有萬而无不容也自我觀

乏流平其為萬物並則由中出
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編
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在而
賜焉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數不
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任之衆為
而我直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固
不為矣文武悉才乃物殊理其
為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五私
故無我無我則莫在私之者無
名故無為無為則無不為矣時
變無停袖福无常有據有宜善
或為妖也物情各殊殊面不一
有正有差正或為奇也物理不
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道本強
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為定也本
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及
將得矣無名者此之哉

此散同以為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
為同也積而為山合而為水亦此意也合并而
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有主而不執者言
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執則非自然矣正者萬
物之理也出乎胸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
相順而不相距也不執不距乃順自然而無同
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為功也猶言非相為賜也
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木
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

德之尊者考其情而立論如所
謂月且許及各有流傳里謠以
記其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言
金異為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必
長賢愚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
天下之大起于丘里道之大貫
於事物散同而為異從指馬之
百休金異以為同立百休而謂
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實之則
履混同理有至遠不可容聲矣
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太人合公
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
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然是
也在平公之一字而曰君子曰
公乃王王則天下之介歸姓矣

亦非相與賜也故為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
故曰殊理以太道合之而為公故曰不私無名
者無得而名也淳之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
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為宜塞翁得馬
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人有
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
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
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
澤之中百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魚大皆可用

子之孝主乎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矣再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礙四時殊氣而成歲五音殊軌而成治總歸乎木人之德備以闡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尋而為焉无名故無為無為故無不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交禮有倚伏有以所備而宜者有以所正而差者皆由所備已備故不免于殊向譬太澤之百川合而為一石之用異而同也木山之木右散而為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其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力哉六也之為名不足以盡道物教稱力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取夫形之大者

也同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了一出何分別此合異也物不止於萬而高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高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尔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為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耶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此哉狗馬不可為類者也斯以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為此辯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陸方壺云夫天下

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而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距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可与无名者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淫而名之也

事物雖有萬殊而理無二致得其理而言之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雖異而不得謂之異矣是之謂立里之言立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為同或散同而成異異乃同中之異同為異中之同譬之馬相散為百體立為一然散則其異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體無馬立為一體然後稜馬正喻異不見道合而為同左始見道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亦復如是所以大人之言貴乎合併萬事萬物總歸一原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者立里之言也夫既會併天下以為公言則自不當有執拒之意所以故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自中出者有正而不拒俾以故自外入者听言者也自內出者言者也听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下已之見立言垂訓吾心雖有所取正而不可拒逆他人之意益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揚之則終有我見不礙合異而歸之同矣載觀諸夫四時殊氣於穆者

運之天不以為息也而歲即成五官殊我端拱者主之君不為私也而國自治太人文以經邦武以戡亂太人不肯以為功也而貞順之德倫萬物殊理而道生之畜之不自以為私也故無名無為而無不為以便是執不執的樣子所以不可執不可拒苟益以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事之禍福淳之為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拂於彼者而或宜於此若一以我見自殉執而拒之則事理之變無窮誠如人面千態萬狀而面各殊有所正者必有所差豈能使之一畫同於已乎源和同中有異不可謂一作用想異必歸同不可謂一作用異想同不在已異不在已不可謂一作用已想比之太澤百材皆度觀於太山木石同壇百材非異乎而同度於太澤之中木石非異乎而同萃於太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于同也居可知矣此之謂立里之言以段專關同異兩見只以不執不拒作主轉譬轉精却與內篇伊異又承上少知問同中有異

少知一節

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也陰陽四時皆其自爾非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變四時之相代起此以注至干自然之故誰知所以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自

異而在歸于同者便謂之曰道足乎太公謂曰不可道本無名不可以同異名也今為設喻天下皆言萬物而物之數不止於萬其曰萬者不過以其數之多號而讀之耳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而道為之公故在天地亦可以言道在陰陽亦可以言道因其大以道之名號而讀之可也以喻在同者亦可以言道在異者亦可以言道道為之公故隨在皆可號而讀之其實道無名相非言同言異者之所能盡今既已有同異之名矣乃將得比於道哉以斯而辯其從狗馬之大小其不相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堆堆片合於

然而非耳非無能之也物表無所接有故言知不盡也此議之所止謂盡於自尔故无議也季真曰道莫為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夫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現季真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尔物有相使亦自尔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自莫為而过去或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為則虛无使之也居指名實之所在物之所在其至至虛意言愈疏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達也

在身中從莫見其自尔而欲莫之此或使莫為二者世所至疑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急緩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盡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以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

也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每物同理也每物終始者常不為而自然也道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无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胡為大方者舉一隅便可知也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在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尔不在言在不言極于自尔非言然此可議也

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性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

目詳少知問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在道比故疑於无物問万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往來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也寒暑屈伸相相生剋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

增補同經三注

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歆惡去就
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
故有安危禍福聚散事此
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不
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
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
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
定也密則反終則始陰陽亦四
時是物之所非道之無也
言知之所止盡此而已此則萬
物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有
名万物之母是也若夫觀道之
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不嘗
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也
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
李真莫為隨所廢也接子或使
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
既已為也而其所以鳴吠者所

自化所將為也精至無倫則無
丙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為
果安在耶此所以未竟於物以
其不麗于實則麗於虛故也以
有名實為物之居不知其未嘗
有以無名實為物之虛不知其
未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
之不可却止則超乎言意雖近
在身而不可觀也或使莫為皆
疑之所假而非理之真注無窮
則迎不見前來無止則隨不見
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
莫為則可言可意不免于物終
始而已惡觀所謂無止無窮其
道不可以有以其無有也有不
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
則道者假名安可以名為道莫
為或使皆在物一曲何足以合

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
而盡物道物之盡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議其有盡

林屬齋云萬物之生後伸而始故曰惡起相變
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
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而後有歆惡
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急緩聚散之事謂因
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
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

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
但換下二字文法也自歆惡而下至於聚散其
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之可見非唯
可言亦可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
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遇相為消長故曰相使窮
而反為通終而復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况有者
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
盡心盡力只說得個物字故曰盡物而已唯知
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

乎大道言而尽道希言自然也
言而尽物多言数穷也自物观
之則道非物自道觀之無物非
道之物之盡言默不足以載終
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
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謙至於
此然後為極

方註 橋起橋然高起也片合分
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記志也
言之所及知之所至盡物而已
言到及知到至處不過止於
物而已唯見道之人不隨物之
終不原物之始履之無有以辨
論之所以息也莫為莫有為之
者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或使或存使之然者孟子曰行
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

皆歸之於自然則其言謙至於此而止謂到這
裏無可說處矣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
其說一曰莫為一曰或使莫為者言冥之中
初無主宰皆偶然耳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
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
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者孰當孰否也
雞鳴犬吠不同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
雖有大智之人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
所自化者言其所自見之妙讀送誦也其自見

斯碎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
析之則微而至於无倫大而至
於不可圖中庸言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
為或使未免秩有物而終有差
失也

須註 莫為是佛家自然性也或
使是儒家因緣性也居言著物
也或使莫為則有言之所自起
故曰言之本也

之妙豈能誦其言而知之所將為所欲為也其
所欲為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
此理而分析之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可窮
也無倫小之盡不可圖大之盡也二者之說皆
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患言其皆有節病
也或使則實者謂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
也莫為則虛者謂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
既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夫居者在也
言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

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愈疏遠矣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而灰豈可得而遠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歆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觀若以為或之使若以為莫之為則世之疑情方假此而起又安得為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性者無窮矣未終也既

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見其方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泯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為皆未能遠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

者之言皆為_二泥物而任於_一偏安得謂之_二大_一
 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
 別說兩句又妙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
 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
 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
 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
 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
 之盡而求言之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
 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盡之議盡

議至言也佛氏所謂如我按指海中發光似汝

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

陸方壺云少知又問萬物之所生從何

而起於是公調為後起處說起太盡既判陰陽
 乃分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參同契所謂究神
 以知化陽性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是故有相與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故有相
 蓋者蓋之為言藏也陰主翕受陽生施與是故
 有相治者四時之氣生剋嗣續循環不窮是故
 有相代有相生有相殺者以時萬物莫不乘此
 氣机以出入萬物既生則萬事萬化一時同起
 故生則有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於是橋欵雌雄
 片合於是常有橋起即突然而起之意片合後
 言分合既有情矣則不能無事故安危禍福緩
 急聚散相易相生以摩以成此各實之可紀而
 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陰陽故隨序之
 相理橋運之相使究則反終則始造化如此也

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有乘氣托以出入者也
 隨序橋運四字甚新而義亦精密隨序即循序
 也循序即有所理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
 有降故謂氣運為橋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故
 曰相使故論道者高之所及以之而已知之所
 至以此而已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言道以知
 知道非實觀道者也故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
 不原其所起蓋道無名相既無名相安有廢起
 分明提上一步說到個字始有始也者以處方
 為究竟故曰以議之所止季其接子二人名莫
 為或使二人各持之一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議
 孰當於其情託偏於其理太公言造化之妙難
 言哉非若雞鳴犬吠為人所易知雖有不知不
 能以言議其所即化人不能以意見臆其所將
 為若將以理精而折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
 可禦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使莫之為
 是論物而非論道也論物則未免為物所囿而
 終有失言之過矣何故言有過答蓋言或使則

明說有主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為則全
 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或太說虛了為二家豈無
 影嚮但都只說得造化一辺何都造化未嘗使
 物自乘氣托以出入耳故說莫為雖或近是
 但不魯說有不莫為之者說或使又似物而
 雕琢之大抵天下無道外之物而道未嘗倚於
 物也故張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定性書云天
 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普物即是實無
 心即是虛合而言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實者
 是物之居也名實秩言名相居謂一定而不移
 若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為利
 無之以為用此個虛寂却是道之本體萬物之
 生莫不以虛實相乘而正性余是以有無邊見
 類皆失之以個天托視之不可見所之不可聞
 轉之不可得可意可言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
 真接子之謂也且物乘氣托以出入其出曰生
 其入曰死其生也不可禁忌其死也不可阻
 丁生一歎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

故曰或使曰莫為皆疑情也。一為疑之所疑是以或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邊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止只在一個無窮無止上定得造化全是一段虛無自然萬物得之與之同理故性亦無所礙來亦無所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無則得說或使莫為則不得俾都言莫為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在物上見道不知觀道之人不隨其所處不緣其所趨會不提起一步只說虛無自然自是無過所以者俾道不可有有則沉着於名相又自有上說歸於無則有無俱落邊見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若究而言之則道上安不得一字說無是贅語說道寧非假名况或使莫為在物一邊說者又胡足以為大方乎故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盡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盡是物是即上文所謂正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結意正以答以知兩家定問又恐人落於言筌只在有言無言上理會急掃一句

道物之盡言默不足以載載如繩以載道之載既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然則如俾而可在非言非默上自有盡處此段大類禪經故予嘗言南華經中國之依經世林膚齋似識此意註引依語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又曰我為法主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說得是也不是他亦看不得透徹

